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三月五日刊登了赫德里克·史密斯三月四日自莫斯科专为该报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斯大林的威望现在正在恢复》，摘要如下：

在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他在苏联人民中间享有相当大的，隐而不见的威望，他的声誉要比较于谴责他进行广泛政治清洗的赫鲁晓夫好得多。

不仅斯大林被正式恢复了在苏联历史中的适当作用，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怀念的暗流，怀念许多人现在认为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五三年在某种程度上斯大林起作用的美好的昔日。

当然同斯大林在世时对他的大力赞扬和阿谀奉承相比，还差得很远。但是这是从赫鲁晓夫时代以来的一种明显的复原，那时，斯大林受到谴责，或者被当作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今天，赞同远不是普遍的，斯大林的极端作法有时受到转弯抹角的批评。但是，人们对他明显地有反感，把过去的成就归功于这位苏联人民的以前的“朋友和导师”，以及许多人士倾向于认为他的领导作风是理想的作风。

头脑中显然想到斯大林的许多俄国人私下议论说，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主人。

一位为劳动产量，酗酒和旷工方面的问题所苦恼的工厂经理沉思地对朋友们追述斯大林时代的严明纪律，那时，一个工人由于迟到十分钟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对超短裙，斜纹布裤，长头发，摇摆舞音乐和其他从国外传来的大量的流行的东西感到恼怒的老年人，政治上保守的人和民警官员留恋斯大林时代的“秩序”，那时，年轻人是比较听话的。

许多抱怨物价日益高涨或无休止的商品不足的普通人回忆斯大林每年对一些项目减价的广泛宣传的作法，虽然他们通常忘记对别的一些商品常常又暗中涨价。

【时事社东京三月七日日电】

首相亲自写信给苏联总书记，要求开始日苏和约谈判

七日凌晨，外务省宣布，驻苏大使新关在今天上午十一时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转交了田中首相给这位总书记的亲笔信。田中首相在这封信中阐明了政府对整个日苏关系的基本想法，同时还呼吁：一，年内开始缔结日苏和约的谈判；二，日苏两国对开发西伯利亚进行积极的合作。此外还表明了要积极进行两国间的首脑外交的姿态。

【共同社东京三月七日日电】新关大使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以日苏关系为中心会谈两小时半

特派记者川本莫斯科六日电：驻苏大使新关自六日下午七时起会晤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他递交了田中首相的亲笔信并进行了历时两小时半的谈话。自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以来，他会见日本当局人士这还是第一次，这表明，苏联极为重视对日关系。

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总书记办公室里进行的。

田中亲笔信谈了以下几点：（一）希望年内举行第二次日苏和约谈判；（二）希望进行开发西伯利亚的石油，天然气等日苏间的经济合作；（三）日中建交不是敌视苏联的，日本希望同苏联友好合作。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当场认真阅读了亲笔信所附的俄文译本，并表明了欢迎亲笔信的内容的态度。虽然这位大使就新关一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内容保持沉默，但似乎可以肯定，大使按照田中亲笔信的精神说明了日本的外交政策，并强调了日本将不等到缔结和约之后就要同苏联积极地进行经济合作。

据说，对此，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详细地解释了苏联的世界政策与对日政策，同时强调日苏合作的重要性说：“在日苏两国之间以前曾是‘马车路’，今后必须使它成为能跑汽车的‘柏油路’。”

在会晤的头三十分钟里，一边喝茶一边撇开翻译用俄语进行交谈。首先，新关大使寒暄说：“初次见面，可是就象见了十年的知己一样。”

新关大使就今天的会晤说：“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会晤了两小时半，气氛是非常和悦的。”

史密斯自莫斯科报道《斯大林的威望现在正在恢复》

说在斯大林逝世二十周年的今天，他在苏联人民中享有相当大的威望；由于苏联许多人对现状和现领导不满，人们怀念斯大林起作用的美好的昔日 苏联人对斯大林好感是自发的，每当斯大林在纪录片或关于二次大战历史故事影片中出现时，观众会突然鼓掌

渴望有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

仍然有人批评赫鲁晓夫是一个笨拙的人，批评他未能成功地建成苏维埃体系，但他们对他们所谓的现领导的阴暗面感到不满，他们渴望再有一个令人敬畏的，具有斯大林的令人赞叹的神秘性和可怕力量的统治者。

一位老知识分子评论说：“现领导没有礼节或礼仪的概念，但是斯大林知道如何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人们认为，当他活着的时候，别的国家对我们是比较尊敬和害怕的。”

对斯大林的好感常常是自发的。有时候，当他在纪录片中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故事影片中出现的时候，观众会突然鼓掌。不久前，一位西欧外交官同一群中年的和中级的俄国官员一起参加一个小小的宴会，他们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达六次以上，其借口只是，他们正在喝斯大林喜欢喝的一种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使这位外交官感到惊讶。

清洗受到辩护

许多普通俄国人在同外国人随便聊天时在清洗问题上都原谅斯大林，甚至为他辩护。几个月以前，一位工程师解释说，斯大林是一个伟人，但是别人以他的名义犯了错误。一位年近三十的女教师说，“尽管他是一个冷酷的人”，人们普遍都深深记得他，她说：“也许他在当时不得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也许冷酷是必要的。”

虽然城市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反对和强烈批评斯大林和新斯大林主义，但是他们承认，对斯大林的普遍的看法正在往好的方向改变，在农村里这种情况特别强烈。

曾在斯大林主义劳改营呆过若干年的一位六十多岁的作家说：“斯大林在老百姓中间有真正的威望。他们认为国家是他建设起来的，战争是他打赢的。现在他们觉得农业混乱，工业混乱，经济到处混乱，这种情况还没有个完。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困难了。人们已忘记那时的情况是糟糕的，他们已忘记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具有政治头脑的苏联公民为给斯大林恢复名誉提供了几个解释。他们说，一部分，这是对赫鲁晓夫的一种反作用和对现状的不满。由于赫鲁晓夫展开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和执行了其他计划，他冒犯了共产党，军方和警察部门中几部分有权势的人的既得利益。据说，有些人恰恰是因为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攻击得太猛烈才想歌颂斯大林的。

历史 的 规 律

有些人说，部分地说，斯大林的形象的改善反映了时间的消逝。在他逝世后的二十年中，曾在三十年代最糟糕的斯大林主义清洗期间生活过的许多人已纷纷死去，其他成千上万的人的记忆则变得淡薄了。

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斯大林的人望重新抬头反映了历史的自然规律。

罗伊·麦德维杰夫（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在他的巨著《让历史作出判断》中按编年史记载了斯大林的清洗）在一九六八年说，不仅斯大林在公众面前的公认的形象得到了更新，而且“党的某些官员公然自豪地自称为斯大林主义者，而未冒被开除出党的风险”。

其他不满现制度的思想家担心，过去十八个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的大肆镇压证明，党内产生了新斯大林主义情绪。

（下转第二版）

他们才能拥有可以同我们匹敌的技术上先进的母舰和飞机。”

美国现在拥有十四艘攻击母舰，准备在今后一些年内缩减到大约十二艘。军界人士说，苏联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基辅号”长约九百英尺，斜角飞行甲板约六百英尺。他们说，它是四万五千吨级的，看来其面积足以同时容纳三，四十架喷气式飞机和三，四十架巨型直升飞机。

在最近几年以前，苏联集中力量建立一支庞大的以保护它的沿海领水为目的的水面海军和在战时可以对敌方货船和军舰构成威胁的远程潜艇。

但是最近几年，它一直在建造各种巨型现代化水上导弹舰艇，并越来越多地把它们部署在诸如地中海，印度洋，甚至加勒比海这样一些离本国很远的水域中。

戈尔什科夫元帅在苏联海军的文摘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张改变海军的战略，他说，虽然航空母舰在全力以赴的核战争中容易遭到攻击，但是在不发达地区争夺势力方面，它却表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有效的。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戈 尔 什 科 夫 元 帅 在 苏 联 海 军 的 文 摘 中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文 章 ， 主 张 改 变 海 军 的 战 略 ， 他 说 ， 虽 然 航 空 母 舰 在 全 力 以 赴 的 核 战 争 中 容 易 遭 到 攻 击 ， 但 是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争 夺 势 力 方 面 ， 它 却 表 明 在 政 治 上 和 军 事 上 是 有 效 的 。

理查森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美七四财政年度国防预算

说美用于东南亚军事预算的二十九亿美元是美所制定的审慎的最低计划数字，在越战结束后将会继续出现捉摸不定的情况，因此不能说因停火就可节约经费来用于援助越南重建工作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五日电】题：理查森记者招待会记录摘要

下面是国防部长理查森三月五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记录摘要（本刊作了删节）：

我要对国防预算简单地说几句话。有人说，由于东南亚实行停火，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财政年度的预算都可以大为减少了。今天上午我要对这样的谈论谈几句话。

我认为，这样的谈论是言过其实的。

首先，关于一九七三财政年度——在剩下的四个月中，我们可以用于东南亚的经费还有大约十一亿美元，凭这笔经费，既要支付同返回家园计划，倒数计划，最后清扫计划（这些是遣俘，撤军，扫雷计划的代号——本刊注）有关的只有一次的费用，又要提供停火协定所允许的，给予南越和其他友好部队的持续的支持，那很可能是不够的。

一九七四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为在东南亚的一切与防务有关的活动只提供二十九亿美元。而在一九七三财政年度给予的授权是六十二亿美元。

我们认为，一九七四年度的数字是对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度可能在东南亚卷入的活动所制订的审慎的最低计划数字。在这个二十九亿美元的总额中，十九亿美元是计划在停火协定条款范围内向越南共和国部队提供军事援助，

和对老挝与柬埔寨提供后勤支持和可能的军事活动支持之用的。这些数额同其他地方的军事援助计划是一致的，其目的是要增强尼克松主义所设想的军事自给能力。

剩下的十亿美元将用来支付美国在东南亚的其他必要的活动，其中包括保持适当的美国军事力量，如在泰国的空军部队和沿海的海军部队，以保证停火继续得以保持，以及进行寻找战斗中失踪人员的这一复杂和持续的工作。目前，这十亿美元是一个估计数字，在一九七四财政年度中，将会继续出现时间方面和费用方面捉摸不定的情况。

当然，如果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试图向你们保证说，我们能够从这个二十九亿美元的估计数字中节省多少钱，那将是愚蠢的。如果我向你们保证说，这二十九亿美元将足以支付所有可能预见到的紧急事件的费用，那同样也是愚蠢的。

这方面牵涉到许多并不肯定的因素：有许多事情是我们和国会都不可能现在就肯定知道或者确切规定的。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对一九七四财政年度的东南亚经费作出了二十九亿美元这个审慎的预算估计数字。

最后，有人谈论说国防预算中有一些多余的费用是我们可以移用于东南亚重建工作的。我可找不出什么多余的费用。事实上，我认为我可以明确地向你们保证，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费用。

我们根本不能把我所提到的在预算中用于东南亚的二十九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别处。即使真的节约了一些钱，我们仍然需要国会批准，把这种节约下来的钱用于北越。

总之，从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国际预算是稳定的；人员费用的增加使得无法作戏剧性的削减；在东南亚今后的开支方面，还有许多捉摸不定的因素，最后，对于东南亚的重建工作，我们没有秘而不宣的经费来源。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五日电】（记者，爱德华·德朗）美国国防部的两位高级官员今天警告说，美国将不向北越提供任何战后重建援助，除非河内履行越南停火协定的条款。

国防部长理查森和副部长克莱门茨在分别发表的讲话中还否认了如下的指责：在五角大楼的预算中埋伏了“多余的钱”以支付重建北越的初步费用。

理查森在五角大楼突然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二次招待会——上赞同重建北越，认为这是为保持东南亚和平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保险单”。

克莱门茨在为在华盛顿举行的外国战争退伍军人的年度会议准备的讲话中也表示了这个看法。克莱门茨说，“我认为，关于未来对东南亚国家——其中包括北越——提供经济援助的一个合理的计划是对和平的一种投资。”

“我认为，这样一个经济援助计划将提供一种保险，保证河内将履行在巴黎签署的协定。”

国防部人士说，理查森和克莱门茨的讲话是为了向河内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但是，五角大楼的这两位高级人士似乎也是进行游说，使国会不反对关于重建的建议。

彼得森抵日本 同大平爱知等会谈货币危机问题

【时事社东京三月六日电】题：彼得森特使来日

美国总统特使彼得森（前任商务部长）一行六日下午乘专机来日本。七日至九日，预定将同大平首相，爱知藏相，中曾根通产相，樱内农相和小坂经企厅长官等主要经济阁僚进行会谈，就新的国际回合（多角贸易谈判），货币，日美贸易和动力资源等广泛范围的问题交换意见。随同特使前来的，还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白宫的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的高级官员十人。

是清洗。但是这个话剧是自赫鲁晓夫时代以来第一次这样有说服力地不仅表现出斯大林主义的镇压问题，而且表现出目前对它们持沉默态度的虚伪性。

苏联一位著名诗人说：“是休战了，很少人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正视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愿意忘记它。”

同样，很少谈到，也很少写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斯大林在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作用，以及他作为国家工业化的主要提议者的作用。

没有歌词的国歌

结果是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明显的缺陷——创作方面和社会上某些特殊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现象。由于苏联国歌的歌词是以奉承的口气提到斯大林，因此赫鲁晓夫下令不准再唱。曾要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填写新的歌词，但是填写的新歌词从来没有为人们所采纳。因此，在重大的公开场合，当演奏国歌时苏联公民都不出声地站着。在苏联的日历上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却提到远不如斯大林重要的人物的生日。

苏联的某些父母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人，不大了解本国历史上的一个漫长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某些父母和高等学校的教师认为，在今天的青年人当中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少数人认为斯大林式的清洗是苏联历史上不可饶恕的污点。虽然，多数人则认为斯大林时期取得的成就同当时的镇压行动相比，是功远远地大于过的，也许甚至说明当时的镇压行动是有道理的。

一个男人——他的女儿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书——说：“大多数青年人争论的问题不是他们究竟是拥护还是反对斯大林，也不是斯大林时期对于国家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我的女儿的朋友们想了解的是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感到似乎这是苏联历史的一部分，不应当不让他们知道。”

美宣布舒尔茨将参加十国集团会议 日大藏省特别顾问细见五日到美会谈

【路透社华盛顿三月五日电】今天这里宣布，财政部长舒尔茨将率领一个美国的高级代表团于星期五（九日）去巴黎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就国际金融危机问题进行会谈。

一位财政部的发言人说，舒尔茨将由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陪同前往。

【德新社华盛顿三月五日电】美国财政部代表们在举行巴黎会议以解决这次新的美元危机之前，将同日本大藏省的特别顾问细见举行会谈。

细见于今天到达美国，将代表日本出席这次会谈。

这次在巴黎举行关于货币危机的会谈，是欧洲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在星期日（四日）建议举行的。

美国财政部的代表们今天没有表明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可能采取什么立场。

观察家们认为，有可能出售华盛顿的部份黄金储备。

另一种可能性将是如法国所建议的，进一步提高黄金的价格。

唯一肯定的是，美国将在巴黎会议上力促加快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工作。

此外，这里的观察家认为，美国代表团很可能要求在欧洲采取最起码的限制措施。

【路透社华盛顿三月五日电】财政部长舒尔茨今天说，美国将参加任何国际货币会议。

布鲁塞尔传来消息说，欧洲共同市场财政部长们已经决定开始研究他们的货币集体浮动的问题，并且扩大他们的讨论以包括美国和日本。记者们向舒尔茨问到这个消息，他回答说：“我们要充分合作。如果举行一次总的会议，我们将参加。”

舒尔茨重申了美国决不使美元进一步贬值的立场，他对议员们说：“我们打算进一步贬值。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可取的。”

他说，在货币改革方面正在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进展得不够快。目前的汇率是现实的，所需要的乃是纠正贸易不平衡情况。

舒尔茨重复说，尼克松总统不久将向国会提出防止进口货大量涌入美国的法案。

【法新社华盛顿三月五日电】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认为，美国领导人除了对美国的伙伴在努力谋求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时表示象征性的团结以外，不会准备做更多的事。

美国当局表明，他们准备同欧洲国家和日本合作，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清楚说明他们将以什么方式进行合作。

时代的对照

其他人则把今天的青年同十年前的青年作一番对比。一位中年妇女对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在用斯大林原来的格鲁吉亚名字时甚至不知道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是谁而感到惊讶。几乎没有几件事比青年人对于斯大林比较无知这一点更明显地表明苏联老一辈人和新一代人之间的差距。五十岁和六十岁的人在同朋友们私下交谈时往往会回忆当时清洗的情形，并提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进行辩论。三十八，九岁和四十岁出头的人还记得他们在了解到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发生过的事情时突然从错误的信念中醒悟过来。

一位白领劳动者说：“我们这一代受的打击最大。斯大林死的时候，我们正在上大学，当时我们想世界完蛋了。但是我们发觉即使没有斯大林，我们也能活下去。”这位白领劳动者回忆说：“不久前我同朋友们作了一次旅行，我们唱起歌来了。我们唱的是一首在学校时就记住的，关于斯大林的歌曲。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几乎记住了全部歌词，听到这些赞美的歌词全都唱了出来，使人感到震惊，好象我们的脑子是录音机一样。”

不仅各个时代，而是各个地区对斯大林的看法都不一样。虽然几乎不能完全得出普遍一致的看法，但是也几乎没有人对下述这一点提出争议：斯大林在他的故乡格鲁吉亚仍然被看作是一位圣人，在中亚细亚的几个共和国里为人们非常怀念，而在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则为人们十分憎恶。

至少到目前为止，看来只在一个问题上有普遍一致的看法：不管已恢复的对斯大林——作为一位用强行的办法给苏联带来成就并在战争中领导国家赢得胜利的领导人——的尊敬是怎样一种尊敬，可是没有一个人公开鼓吹恢复斯大林威望的那种造成严重后果的政治控制的方法。

（上接第一版）

可能称之为斯大林东山再起的另一个理由是，报纸上对他的提法变得好一些了。

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头几年，他的继承者对他的歌颂逐步降低，因为他们在为赫鲁晓夫的惊人而咄咄逼人的非斯大林化计划准备道路。

现领导执行一条谨慎的，平衡的路线。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斯大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是反对斯大林的作法。它没有宽恕斯大林的过错，但是一般不出版揭露这种错误的著作。

稳重和威严的

在报纸，书籍，杂志，或电视上提到斯大林是有限的，虽然一般对斯大林是有好感的。他通常出现在退休的将军的回忆录中，或者是出现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或故事中，他是一位非常稳重和威严的人，果断和受人尊敬，但是从不专横，也不使人望而生畏。

他被描述成为一位聪明的，和蔼的和讲道理的军事领导人，一位下级容易接近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地为国家工作的人。

利用爱国主义

这样的叙述，虽然是低调的，但是利用了天然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把他同卓有成效的，虽然是痛苦的，在战争中的努力联系在一起，使他的形象更得人心。

不时出现直接或间接地对斯大林重大的镇压措施的批评。目前最引人注意的例子是一出话剧《登富士山》，这个故事描写四个中年人，他们为自己的罪过辩护，他们秘密告发一位亲密的朋友，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写了一首和平主义的诗歌。

从未提到斯大林。一般也没有提到秘密警察或者

罗杰斯在美参院外委会谈越南问题

说尼克松政府对巴黎国际会议结果感到非常高兴

【美联社华盛顿三月五日电】国务卿罗杰斯前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向外委会的成员介绍上周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越南问题国际会议的情况。

他说，尼克松政府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相信参议院外委会也同样会感到高兴的。

参议员珀西和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其他参议员说，罗杰斯表示相信，在（协定签字后）六十天内释放放在越南的美国战俘的时间表将会得到实现。

援助北越问题在秘密会议上几次提了出来，但是几位参议员说，罗杰斯不肯详谈这个问题。

富布赖特说：“在全美战俘返回以前，他们显然不想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路透社华盛顿三月五日电】国务卿罗杰斯今天已使参议院外委会中批评拟议中的美国援助北越计划的人们暂时停止批评。

美新处报道罗杰斯谈喀土穆事件

《罗杰斯说处决对恐怖分子是“适宜的”处罚》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五日电】题：罗杰斯说：处决对喀土穆恐怖分子是“适宜的”处罚

国务卿罗杰斯认为，屠杀两位美国外交官和一名比利时时代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应该根据苏丹的法律程序予以处决。

罗杰斯今天在同参院外委会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议以后说，“我不知道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其它办法……，我认为，处死是非常适宜的。”

罗杰斯对记者说，他昨天同尼克松总统“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喀土穆悲剧。这位国务卿说，尼克松先生“感到非常关切和不安”。

罗杰斯对这种谋杀感到极为愤怒。

他声称，“我们准备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所能作的一切努力来保证使这些恐怖行动停止下来。”

但是，他也强调了国际行动。这位国务卿说，“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际大家庭来对付这个问题，以努力使这种事情不再重演。”

罗杰斯说，“当然，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苏丹政府……采取了坚决的立场……，反对同黑九月恐怖分子进行任何妥协。我们希望，苏丹政府一定根据他们的法律处以极刑。”

苏丹政府宣布将审讯八名「黑九月」的成员

【合众国际社喀土穆三月五日电】苏丹今天说，它将审讯在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杀死三名美国和比利时外交官的八名黑九月游击队员。

一项政府声明说：“将进行审讯和提出谋杀的指控。”

【德新社开罗三月五日电】恩图曼电台报道，尼迈里总统今天上午与他的主要顾问们就这件事讨论了若干小时。他们还谈到了这个事件对苏丹内外关系的影响。

【美联社喀土穆三月四日电】尼迈里主席致电尼克松总统，表示苏丹政府打算坚决对付被扣留在这里的陆军总部的游击队。

“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使我个人及我的政府和同胞感到难过。我们认为杀死这些人的作法是残暴的。”

“总统先生，你完全知道，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直受到我们的谴责……在这个悲惨事件发生时我们所庆祝的和平证明了我们对于这一切愚蠢的暴行的憎恶及对它们的谴责。我们目前在从事于处理并非我们所制造的局势。”

一位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没有进行交易。美国政府对苏丹政府处理这个悲惨事件的作法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对此没有意见。”

【合众国际社喀土穆三月四日电】新闻部长穆萨在游击队投降后几小时在一次人民议会紧急会议上说，游击队员“不会不受到惩罚”。

在他们投降以后不久，人民议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听取政府的声明。

声明说，“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即如何使一方面突击队员同另一方面是我们对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所发生的事情所负的国际义务之间保持平衡。但是苏丹将会象消除第一个障碍一样以自我克制，镇静和负责的态度来消除这最后一个障碍。”

参加会议的参议员说，罗杰斯要求他们在全美战俘获释之前不要就拟议中的援助计划挑起公开的辩论。

罗杰斯还象他对会议内的外委会成员所说的那样对等候在外面的记者们说，在执行停火协定方面还会不断出现一些问题。

他对记者们说，河内最近抵制四国休战监督小组举行的会谈这一点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

他说：“我认为，不时地产生一些问题将不是出乎预料的。”但是他又说，他确信停火协定将会受到维护，所有美国战俘将会按时获释。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

阮基石和沙利文举行会谈

讨论建立联合经济委员会问题

【路透社巴黎三月五日电】（记者：塞德本）美国和北越的高级官员今天开始一系列新的会谈，目的是加速战后美国对北越的经济援助。

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沙利文和越南副外长阮基石开会讨论为帮助北越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所需要的援助。

消息灵通人士说，帮助谈判了一月二十七日的停火协定并在上周的越南国际会议中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两个人，研究了如何建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来把美国的援助送往北越的问题。

美国代表团拒绝提供细节，但是那些人士说，沙利文和阮会谈的是委员会的作用及其基本任务。

预计，双方将各有三至五人参加委员会。这些人士说，以后，它可能在华盛顿和河内进行会谈。

英·甘地在印议会发表讲话

承认印政府遇到了缺粮、物价上涨和失业等困难；表示将坚持在巴承认孟加拉前不释放巴战俘的立场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二月二十七日电】（记者：利昂·丹尼尔）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星期二（二十七日）在议会承认，她的政府遇到了干旱，缺粮，物价上涨和失业等困难，但是“无意无所作为”。

甘地夫人在议会对于吉里总统上星期所作的讲话进行的辩论时说：“政府将取得胜利”。

她在她的反对者发出的响亮而尖锐的口哨声和她的支持者发出的低沉的赞同声中说：“反对党肯定会从政府的失败中捞到好处。”

关于仍然拘留在印度的九万名巴基斯坦战俘的问题，这位总理表示，这个国家将继续支持孟加拉国关于在巴基斯坦承认该国以前不要释放这些战俘的要求。

甘地夫人承认，看守这些战俘——其中有六千人是妇女和儿童——和他们的吃饭问题对印度是一个负担。

关于随着要把安得拉邦分裂为两个邦的运动而产生的暴力活动，甘地夫人说，只有在气氛平静时才能作出决定。

【美联社新德里二月十九日电】（记者：威廉·曼）英迪拉·甘地总理的政府今天表示欢迎世界的“缓和气氛”并且主张印度增进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它还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同苏联的密切关系”。

【法新社新德里三月一日电】由于以国大党执政派的南迪尼·萨特帕蒂夫人为首的奥里萨邦政府提出辞职，印度东部的这个邦今天出乎意料地发生了政治危机。

萨特帕蒂夫人把她的就任了八个月的内阁的辞职书交给了邦长。辞职书说，奥里萨邦的政治“由于贪污盛行和行政管理不当而腐败不堪”。

【美联社西贡三月六日电】（记者：乔治·埃斯珀）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今天宣布，它在三天前达成了协议，要使北越和越共的代表行动较为自由，并且较为安全。

没有说明为什么拖到今天才宣布这项五点内容的计划。美国和越共的代表团都宣布了这项计划，但他们的措辞稍有不同。

解决的问题涉及两个共产党代表团作为他们拖延了将近一周才在河内释放一百三十六名美俘的理由而提出的指控。据认为，达成这项协议是美国方面为了要加速美国战俘的释放工作而作出的一种妥协。

美国代表团的一位发言人说，在三日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以下各点达成了协议：

一，每一方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应尽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各级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及各级军事代表团及其人员的最大限度的安全，不论他们是在办公地点和住所内还是外出执行任务时。保障安全既不得妨碍也不得拖延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及参加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各方代表团的正常活动。

二，每一方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应保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保护参加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各军事代表团的人员，总部，住所，文件，邮件，财产，信号设施，通讯设备等等。

三，各军事代表团及其人员都有权同参加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其他代表团及其人员以及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进行联系，反之也一样。参加国际监委会的代表团可以自由地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团进行联系。

四，参加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各代表团有权同外交机构，地方当局，货物供应者，医疗组织和运输公司进行联系（如果美国和越南共和国不能提供这种服务或者供应品的话）。

五，每一方将指定一名新闻官，以便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讨论活动安排。

越共发表的译本在第二点上有所不同。越共的文本说：

“每一方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必须按照巴黎协定的议定书中的规定，使四方混合委员会的成员享有外交豁免权。”

美国的文本没有提到外交豁免权。

就各代表团的活动和安全等问题 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达成五点协议

——“我的政府愿意促使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总统以积极的措词欢迎了越南和平协定，这和两周前甘地夫人的评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甘地夫人在那次谈话中表示疑虑说，“这种结束越南战争的做法可能引起新的紧张局势。”

总统赞扬了孟加拉国，还赞扬了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的西姆拉和平协定。

关于国内问题，吉里说，他肯定印度面临的旱灾和民间骚乱等问题是暂时的，将会得到克服。他特别要求结束安得拉邦的暴力活动。

印度奥里萨邦政府辞职

美联社说人们认为这是英·甘地遇到的一个重大失败

南迪尼夫人早些时候曾要求邦长解除她的两名部长的职务，因为他们“从事反对政府的阴谋活动”。

邦长接受了辞职要求，还同意解散邦议会，以便为在这个邦内举行新的中期选举铺平道路。

萨特帕蒂夫人以前是中央政府的新闻国务部长，后来被英迪拉·甘地夫人派到奥里萨邦来设法把以前由联合政府右翼统治的这个邦争取到国大党执政派一边。她的辞职表明，过去曾经长期困扰奥里萨邦的阴谋活动和政党之争又再次抬起了头。

【美联社新德里三月一日电】人们认为，萨特帕蒂夫人担任首席部长只八个半月之后就辞去职务一事是甘地夫人遇到的一个重大失败。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

《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

有些朋友厌倦了美国争名夺利的日子，觉得回国以后便可以完全没有竞争的问题和苦恼。这在基本上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以为既然仍在按劳取酬的阶段，仍是不能没有各人工作价值大小的问题，只是标准颇不相同而已。

我同多数看见的师长和亲友都有单独长谈的机会，单独去过六位的家里，每次总谈两三个钟头以上。有些住得远的，因为我不易找路，曾到旅馆来看我。另有一位碰巧和我在一个旅馆同住了一天，又有些谈话的机会。我的印象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相当起劲。最令人羡慕的是一位学物理的同学，以前在美国很喜欢古典音乐和西方文学，现在全心全力在作应用物理的研究，和同事们密切合作，对思想学习方面很卖力。他的工作时间很长，可是还觉得想做的事太多，时间不够，生活充实，现在对古典音乐，西方文学之类填空白的业余兴趣，已经全不需要了。这种情形对于有些在西方住久了的人不易了解，我也很难有一个亲切的体会，可是我对于这个朋友确已做到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有一位朋友爱拉提琴，多年来仍然继续，还加上了钢琴。他是相当有成绩的一个科学家，为人诚实而谦虚。据他自己说，回国二十多年来，他并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也不是党员，可是他有两样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都不难具有的立场，第一是爱国，第二是对共产党的建国成绩佩服。我可以看到他很受人尊重，很受优待，同时精神也很好。

我以前一位专门念书的老师，这次看到，觉得他身体和精神都比三十年以前还要好得多。更特别的是，他好象没有改老脾气，仍然是任了自己的兴趣随便看不同的书，研究不同的纯理论的问题，同他谈许多偏僻的学者学说和专门问题，好象回到了多年前在昆明做学生的时代。因为他在研究机关做事，所以比教书的拘束较少。在大学（象北大和清华）教书的老师的朋友们，就要有许多为教师必做的工作，象编写讲义等，额外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少多了，而且有人告诉我，教书的人一般全力用于教书，很少机会做和教书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有许多人觉得不妥，在讨论如何改革。

在北京看到许多长久没有见面的老师和同学，一方面非常兴奋，一方面难免要想到何以没有碰到很多年轻一些的学术人才，是不是解放以后学术方面出的人太少呢？后来发现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回去的人所认识的人都是年龄较大的，第二是年纪轻的人较多分派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第三是由于注重理论结合实践。在纯理论方面的工作较少，年轻人的名字在国外不大有机会听到。

发展科学当然和教育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如何鼓励及培养青年科学家的问题。在西方有一种很普遍的信条，就是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理论科学，最重要的是青年的一段，有的说十九岁到二十六岁，有的说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一点我觉得在国内是不接受的。有许多人想到何以不可以用选拔乒乓球员的办法选拔青年的数学或理论物理的人才。这种想法实行起来有许多困难。

学术研究和人才教育等问题的中心是怎样才能找出一种适合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办法。例如美国和苏联，都有过大同小异的鼓励青年科学家的办法，当然不见得有最大的效果，但是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效果，在国内的整个路线说来，绝对不愿用他们的办法。至于用什么办法呢？这是国内很多学界人士正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之一。和这一问题有关的是大学中学课程的问题和大学招生办法的问题。自文化革命以后，中学毕业不能直接升大学，单靠书本上的功课好也不能进大学。此外大学中学里，在一般课堂和实验室的功课之外，都配合上实践和劳动，有许多大学教授觉得文化革命以后的大学生，程度太不整齐，不容易教。关于这些基本措置跟发展科学间具体的关系，有许多都是大家正在研究讨论的问题。

关于教育和生活脱节这一点，在美国也讨论得很多，只是大部分限于纸上谈兵，不象中国在作大规模的实验，同时中国在研讨这问题上下的功夫较深而广，而且一有决定，执行起来比较容易。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粗浅说来是理论有没有用的问题。不同的社会所要用的当然不同，这种情形在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最明显。在自然科学方面，大家觉得一种理论是否有用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关系较小。不过有用没有用这个观念仍是很复杂的。例如送人上月亮自然是数学和物理的应用，但是很难说这种应用会直接增进一般人民的福利，很多人觉得若把这方面的力量用到改造社会，医学研究等方面，会更合理。

关于科学的发展，从一个学科看，和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第一次大战之后，波兰在抽象数学方面，有很出色的发展。可是这种发

展，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完全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分散了若干有用的才能，减少了为社会进步而努力的力量。解放以来，大致上说，国内对抽象研究，较不重视。很多人觉得先发展工业，再发展理论，更容易使科学在一个社会里基础稳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极多有才力的人的国家，在目前各种与社会直接有关的基本工作已有很好的成绩之下，当然会在科学和一般学术上，兼顾到许多不同的重要方面。

(五) 往何处去的一部分问题

这次回国参观以后，难免想到一些将来的问题。当然对于中国将来具体发展的方向，我虽然兴趣很大，因为知识不够，了解不够，是不能有什么全面性的意见的。只能就我碰巧看到或想到的一些小事或片面性的问题随便说一点。此外也想到在国外的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的问题。

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是进一步工业化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农业更进一步的机械化。在工业化的途径上，中国已有了很大的成就。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生产了各种近代的工业成品，无论汽车，拖拉机，飞机，大炮，轮船，计算机，核子弹，火箭，钟表，照相机，药品，晶体管，等等，都已经自己制造，一般说来数量不大，而质量相当高。此外更在思想和精神上有颇为彻底的准备。近年来国际形势好转，是一个大规模实行“洋为中用”的好机会。所以现在积极准备与外国文化交流，以及购买每种数量很少的最进步的外国工业成品，以供参考。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问题，例如买什么，先买什么，送什么人出国考察，允许什么人到中国交换意见。在这一方面，居留外国的中国人，因为熟悉当地情形和自己的专业，有一个机会可以参加意见和供应材料。

在国内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在今后很欢迎居留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多多接触，而且在专业上多多交换

法新社评述智利议会选举结果

认为阿连德政府在议会选举中增加席位意义重大

【法新社圣地亚哥三月五日电】阿连德总统的左派政府在昨天的大选中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都得势了，虽然它未能取得多数，但是这使总统有了一个牢固的“掩护”，防止弹劾。

反对派在众议院中失去了六席，在参议院中失去了两席。

最后结果是：

众议院：人民联盟得六十三席，反对派得八十七席。

参议院：人民联盟得二十席，反对派得三十席。

两院的力量平衡基本上保持原样，中间派仍然是最后的决断者。

但是，人们认为，人民联盟所取得的进展是意义重大的。

这是第一次议会选举总统所得到的支持比在总统选举中所得到的支持大。

当然，阿连德总统仍然处于设法在反对派控制议会的情况下治理这个国家，这意味着，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迅速实行他在竞选总统时答应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但是，新的议会要到五月二十一日才开会，他有时采取一些办法。

他可以利用这三个月时间提出一系列改革和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这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都得势了，虽然它未能取得多数，但是这使总统有了一个牢固的“掩护”，防止弹劾。

此外，如果他感到他的联合政府不是强大得足以有效地“彻底改革”事务，他可以尝试向反对派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开放”。

如果在国家的民主和立宪前途方面向他们作出充分的保证，其中有些人可能毫不犹豫地放弃保守派。

当然，这个结果将是，政治方面将是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这又可能在左派联盟中引起麻烦。

阿连德总统始终可以依靠武装部队，这也许是他的最后一招，他在去年十月份的店主和运输人员罢工时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当时他任命武装部队首领担任内政部长。

有些观察家还预言，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右派国民党人组成的反对派联盟在选举过去后，存在不下去。

实际上，基督教民主党分成两个基本派别，比较开明的一派是由前总统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

的。关于学术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当然不会限于自然科学。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不限于直接对工业、农业和军事有关系的方面。现在不但在自然科学重新注意理论，全面发展研究，在人文科学方面我相信在现在一般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更清楚以后，也会有丰富多采的争鸣。事实上在中国，思想教育和哲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我想在国内发展学术，一定仍会依照一贯的“雪中送炭”的原则。例如中国在核子弹和火箭方面的发展，要点在于自卫，我猜想并不一定要同美国和苏联作数量和细节上的比赛。推广来说，在不同的部门，也不必需要包容各种外国的枝枝节节的研究，要别人有的我们都有。

进一步的工业化，自然会注意到工业化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如城市太拥挤，空气不清新（污染问题），分工太细使人的生活内容贫乏，各种不必要的浪费，汽车太多的毛病，等等。中国有机会对若干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病端，加以仔细的观察研究。这可以帮助防患于未然，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实行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相当基本的矛盾。对洋的研究不够深入，不会尽量利用。对洋的研究深入，不免要费力去学一些不重要甚而有害的东西。特别是技术科学也不免牵连到道德价值的问题，需要好好分辨出来哪些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合适的学术。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都包括一个继承问题和承先启后的问题。有些东西，也许现在不合用，而等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会有用。没有抽象的人性，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的文化中，仍愿意找出比较有永久性的成份来继承。我想社会愈稳定，人民的思想愈进步，也就愈可以容许争鸣。大原则大家懂了以后，鸣放的主要作用，不会是要资本主义复辟，而是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和生活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多的具体发展。

(完)

* *

利议会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左派众议员和参议员（分别为六十三名和二十名）当选。

(三) 左派由于控制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参议院席位，而阻止反对派弹劾总统，推翻总统。

(四) 反对派也未能众议院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

这意味着，国家元首保住他的否决权，否决权是他对付议会中的反对派多数的唯一武器。

(五) 在这次选举中赢得席位一事，有助于表明在左派人士中有真正的“革命觉悟”。

就反对派来说，观察家们作了如下估计：

(一) 中间派和保守派势力表示，他们在国内在政治上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在议会两院都取得了多数，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都当选了。

(二) 基督教民主党仍然是最强大的政党，但是结果显示稍微转向保守派，这加大了智利左右派之间的裂缝。

(三) 反对派能继续控制立法权，如果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走得太远，它能有效地反对这些改革。

(四) 中间派和保守派由于在昨天的选举中获得胜利，就能继续期望用提出单独一名候选人的办法在一九七六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从而结束左派的政权。

(二) 这是自从在一百六十二年前开始成立智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

《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

有些朋友厌倦了美国争名夺利的日子，觉得回国以后便可以完全没有竞争的问题和苦恼。这在基本上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以为既然仍在按劳取酬的阶段，仍是不能没有各人工作价值大小的问题，只是标准颇不相同而已。

我同多数看见的师长和亲友都有单独长谈的机会，单独去过六位的家里，每次总谈两三个钟头以上。有些住得远的，因为我不易找路，曾到旅馆来看我。另有一位碰巧和我在一个旅馆同住了一天，又有些谈话的机会。我的印象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相当起劲。最令人羡慕的是一位学物理的同学，以前在美国很喜欢古典音乐和西方文学，现在全心全力在作应用物理的研究，和同事们密切合作，对思想学习方面很卖力。他的工作时间很长，可是还觉得想做的事太多，时间不够，生活充实，现在对古典音乐，西方文学之类填空白的业余兴趣，已经全不需要了。这种情形对于有些在西方住久了的人不易了解，我也很难有一个亲切的体会，可是我对于这个朋友确已做到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有一位朋友爱拉提琴，多年来仍然继续，还加上了钢琴。他是相当有成绩的一个科学家，为人诚实而谦虚。据他自己说，回国二十多年来，他并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也不是党员，可是他有两样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都不难具有的立场，第一是爱国，第二是对共产党的建国成绩佩服。我可以看到他很受人尊重，很受优待，同时精神也很好。

我以前一位专门念书的老师，这次看到，觉得他身体和精神都比三十年以前还要好得多。更特别的是，他好象没有改老脾气，仍然是任了自己的兴趣随便看不同的书，研究不同的纯理论的问题，同他谈许多偏僻的学者学说和专门问题，好象回到了多年前在昆明做学生的时代。因为他在研究机关做事，所以比教书的拘束较少。在大学（象北大和清华）教书的老师 and 朋友们，就要有许多为教师必做的工作，象编写讲义等，额外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少多了，而且有人告诉我，教书的人一般全力用于教书，很少机会做和教书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有许多人觉得不妥，在讨论如何改革。

在北京看到许多长久没有见面的老师和同学，一方面非常兴奋，一方面难免要想到何以没有碰到很多年轻一些的学术人才，是不是解放以后学术方面出的人太少呢？后来发现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回去的人所认识的人都是年龄较大的，第二是年纪轻的人较多分派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第三是由于注重理论结合实践。在纯理论方面的工作较少，年轻人的名字在国外不大有机会听到。

发展科学当然和教育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如何鼓励及培养青年科学家的问题。在西方有一种很普遍的信条，就是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理论科学，最重要的是青年的一段，有的说十九岁到二十六岁，有的说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一点我觉得在国内是不接受的。有许多人想到何以不可以用选拔乒乓球员的办法选拔青年的数学或理论物理的人才。这种想法实行起来有许多困难。

学术研究和人才教育等问题的中心是怎样才能找出一种适合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办法。例如美国 and 苏联，都有过大同小异的鼓励青年科学家的办法，当然不见得有最大的效果，但是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效果，在国内的整个路线说来，绝对不愿用他们的办法。至于用什么办法呢？这是国内很多学界人士正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之一。和这一问题有关的是大学中学课程的问题和大学招生办法的问题。自文化革命以后，中学毕业不能直接升大学，单靠书本上的功课好也不能进大学。此外大学中学里，在一般课堂和实验室的功课之外，都配合上实践和劳动，有许多大学教授觉得文化革命以后的大学生，程度太不整齐，不容易教。关于这些基本措置跟发展科学间具体的关系，有许多都是大家正在研究讨论的问题。

关于教育和生活脱节这一点，在美国也讨论得很多，只是大部分限于纸上谈兵，不象中国在作大规模的实验，同时中国在研讨这问题上下的功夫较深而广，而且一有决定，执行起来比较容易。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粗浅说来是理论有没有用的问题。不同的社会所要用的当然不同，这种情形在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最明显。在自然科学方面，大家觉得一种理论是否有用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关系较小。不过有用没有用这个观念仍是很复杂的。例如送人上月亮自然是数学和物理的应用，但是很难说这种应用会直接增进一般人民的福利，很多人觉得若把这方面的力量用到改造社会，医学研究等方面，会更合理。

关于科学的发展，从一个学科看，和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第一次大战之后，波兰在抽象数学方面，有很出色的发展。可是这种发

展，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完全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分散了若干有用的才能，减少了为社会进步而努力的力量。解放以来，大致上说，国内对抽象研究，较不重视。很多人觉得先发展工业，再发展理论，更容易使科学在一个社会里基础稳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极多有才力的人的国家，在目前各种与社会直接有关的基本工作已有很好的成绩之下，当然会在科学和一般学术上，兼顾到许多不同的重要方面。

(五) 往何处去的一部分问题

这次回国参观以后，难免想到一些将来的问题。当然对于中国将来具体发展的方向，我虽然兴趣很大，因为知识不够，了解不够，是不能有什么全面性的意见的。只能就我碰巧看到或想到的一些小事或片面性的问题随便说一点。此外也想到在国外的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的问题。

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进一步工业化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农业更进一步的机械化。在工业化的途径上，中国已有了很大的成就。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生产了各种近代的工业成品，无论汽车，拖拉机，飞机，大炮，轮船，计算机，核子弹，火箭，钟表，照相机，药品，晶体管，等等，都已经自己制造，一般说来数量不大，而质量相当高。此外更在思想和精神上有颇为彻底的准备。近年来国际形势好转，是一个大规模实行“洋为中用”的好机会。所以现在积极准备与外国文化交流，以及购买每种数量很少的最进步的外国工业成品，以供参考。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问题，例如买什么，先买什么，送什么人出国考察，允许什么人到中国交换意见。在这一方面，居留外国的中国人，因为熟悉当地情形和自己的专业，有一个机会可以参加意见和供应材料。

在国内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在今后很欢迎居留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多多接触，而且在专业上多多交换

资料 and 意见。也许可以说把居留国外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当作国家资源的一部分。不过更合理的说法是，每个中国人都应有爱国的自由，政府是尊重这种自由并且加以鼓励的。关于学术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当然不会限于自然科学。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不限于直接对工业，农业和军事有关系的方面。现在不但在自然科学重新注意理论，全面发展研究，在人文科学方面我相信在现在一般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更清楚以后，也会有丰富多采的争鸣。事实上在中国，思想教育和哲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我想在国内发展学术，一定仍会依照一贯的“雪中送炭”的原则。例如中国在核子弹和火箭方面的发展，要点在于自卫，我猜想并不一定要同美国 and 苏联作数量和细节上的比赛。推广来说，在不同的部门，也不必需要包容各种外国的枝枝节节的研究，要别人有的我们都有。

进一步的工业化，自然会注意到工业化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如城市太拥挤，空气不清新（污染问题），分工太细使人的生活内容贫乏，各种不必要的浪费，汽车太多的毛病，等等。中国有机会对若干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病端，加以仔细的观察研究。这可以帮助防患于未然，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实行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相当基本的矛盾。对洋的研究不够深入，不会尽量利用。对洋的研究深入，不免要费力去学一些不重要甚而有害的东西。特别是技术科学也不免牵连到道德价值的问题，需要好好分辨出来哪些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合适的学术。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都包括一个继承问题和承先启后的问题。有些东西，也许现在不合用，而等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会有用。没有抽象的人性，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的文化中，仍愿意找出比较有永久性的成份来继承。我想社会愈稳定，人民的思想愈进步，也就愈可以容许争鸣。大原则大家懂了以后，鸣放的主要作用，不会是要资本主义复辟，而是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和生活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多的具体发展。

(完)

* *

法新社评述智利议会选举结果

认为阿连德政府在议会选举中增加席位意义重大

【法新社圣地亚哥三月五日电】阿连德总统的左派政府在昨天的大选中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都得势了，虽然它未能取得多数，但是这使总统有了一个牢固的“掩护”，防止弹劾。

反对派在众议院中失去了六席，在参议院中失去了两席。

最后结果是：

众议院：人民联盟得六十三席，反对派得八十七席。

参议院：人民联盟得二十席，反对派得三十席。

两院的力量平衡基本上保持原样，中间派仍然是最后的决断者。

但是，人们认为，人民联盟所取得的进展是意义重大的。

这是第一次议会选举总统所得到的支持比在总统选举中所得到的支持大。

当然，阿连德总统仍然处于设法在反对派控制议会的情况下治理这个国家，这意味着，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迅速实行他在竞选总统时答应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但是，新的议会要到五月二十一日才开会，他有时采取一些办法。

他可以利用这三个月时间提出一系列改革和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这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都得势了，虽然它未能取得多数，但是这使总统有了一个牢固的“掩护”，防止弹劾。

此外，如果他感到他的联合政府不是强大得足以有效地“彻底改革”事务，他可以尝试向反对派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开放”。

如果在国家的民主和立宪前途方面向他们作出充分的保证，其中有些人可能毫不犹豫地放弃保守派。

当然，这个结果将是，政治方面将是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这又可能在左派联盟中引起麻烦。

阿连德总统始终可以依靠武装部队，这也许是他的最后一招，他在去年十月份的店主和运输人员罢工时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当时他任命武装部队首领担任内政部长。

有些观察家还预言，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右派国民党人组成的反对派联盟在选举过去后，存在不下去。

实际上，基督教民主党分成两个基本派别，比较开明的一派是由前总统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

领导的，保守派是由前总统弗雷领导的。

人民联盟在竞选时批评了弗雷，而不批评“开明派”，这个态度似乎说明，对政府来说，有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坏的基督教民主党人。

由于某些基督教民主党人在一九七〇年协助阿连德总统上台执政和在去年以前讨论合作问题，因此，这里的观察家们说，反对派中的进步成员和人民联盟可能马上“进行勾搭”。

【法新社圣地亚哥三月五日电】观察家们今天在这里说，智利的选举证实这个国家的两大政治集团——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裂是不可弥合的。

根据揭晓的大部分选票，观察家们认为，执政的人民联盟和反对派双方都有有利的方面。

就左派来说，观察家们作了如下估计：

(一) 由于人民联盟的候选人得大约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一九七〇年以百分之三十六选票当选的阿连德总统在智利历史上第一次在执政两年后得以增加选票。

(二) 这是自从在一百六十二年前开始成立智

利议会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左派众议员和参议员（分别为六十三名和二十名）当选。

(三) 左派由于控制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参议院席位，而阻止反对派弹劾总统，推翻总统。

(四) 反对派也未能众议院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

这意味着，国家元首保住他的否决权，否决权是他对付议会中的反对派多数的唯一武器。

(五) 在这次选举中赢得席位一事，有助于表明在左派人士中有真正的“革命觉悟”。

就反对派来说，观察家们作了如下估计：

(一) 中间派和保守派势力表示，他们在国内在政治上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在议会两院都取得了多数，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都当选了。

(二) 基督教民主党仍然是最强大的政党，但是结果显示稍微转向保守派，这加大了智利左右派之间的裂缝。

(三) 反对派能继续控制立法权，如果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走得太远，它能有效地反对这些改革。

(四) 中间派和保守派由于在昨天的选举中获得胜利，就能继续期望用提出单独一名候选人的办法在一九七六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从而结束左派的政权。